

猫猫洞旧石器之研究

曹泽田

(贵州省博物馆)

猫猫洞旧石器文化遗址,位于贵州西南的兴义市顶效公社(图1)。1974年冬发现,次年冬进行首次发掘,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用火遗迹、骨、角器14件、古人类化石7件和9种哺乳动物化石。本文先发表石器的研究结果,其他文化遗物将另行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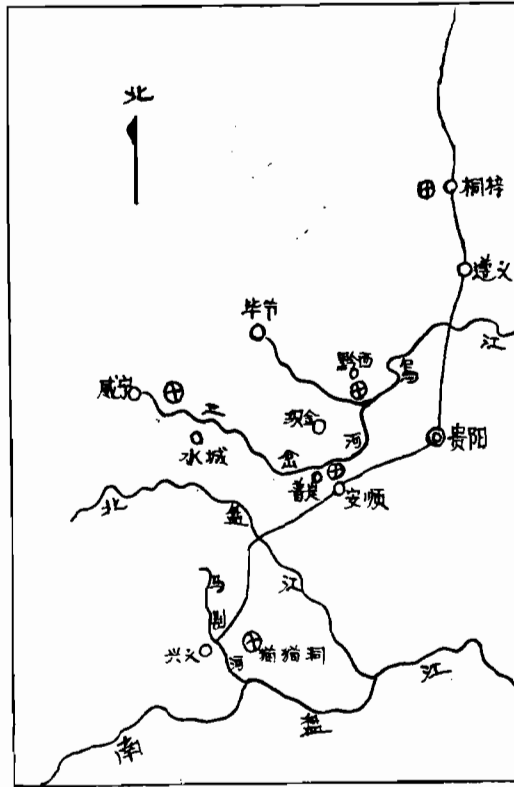


图1 兴义猫猫洞位置示意图

一、石器的研究

猫猫洞的石制品,经过挑选后,对1121件作了观察和研究。原料主要有变质粉砂岩、砂岩,其次是泥质岩、燧石。石料来自马别河古河床的砾石层中,最远距离约3公里。

石制品类型分石核、石片、打击砾石、石锤、石砧和石器(表1)。

表 1 猫猫洞石制品分类、测量表(单位: 件、毫米和度)

项目	类型 数值	类型																总计
		锐稜 击石核	锤 击石核	锐稜 击石片	锤 击石片	砸 击石片	碰 砧石片	锐稜 击石锤	砸 击石砧	砸 击石锤	锤 击石锤	打 击砾石	刮 削器	尖 状器	砍 砸器	雕 刻器		
总 数		103	26	246	65	4	2	51	15	9	41	66	345	107	40	1	1121	
长 度		76.3	60.5	53.3	57.5	123.2	55	94.1	76.2	96.2	85.1	56.4	72.2	73.9	87.5		69	
宽 度		54.1	61.6	51.1	64.2	92	465	63.5	60.6	53.7	58.0	67.6	50.3	49.6	73.5		30	
厚 度		21.4	32.9	10.3	17.0	20.2	20.5	35.1	32.0	40.4	34.9	32.8	15.8	16.6	35.3		11	
角 度 [△]			84.0		114		116				81.7		63.5	56.1	80.4			

△ 角度包括台面角、石片角、刃角和尖刃角

(一) 石核 共 129 件,分锐稜砸击石核和锤击石核。

1. 锐稜砸击石核,计 103 件,均保留磨圆度良好的砾石面,呈扁长形,无平坦的台面,但有粗大的打击点,常呈月牙形凹坑,宽一般为 5—9 毫米,有些超过 20 毫米,放射线清楚,半锥体阴痕不显著,粗大或浅凹。石片疤既有长大于宽,也有宽大于长。石核上多数只有一个石片疤,有两块石片疤者占 20%,有 5 块以上者占 15%,其中长 15—30 厘米的石片疤相当多,可见用这种打片方法,在石质较软的情况下,生产可用石片是困难的,不仅生产率低,而对原料需求量却很大,在猫猫洞里保留大量的石料和如此多的废片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锐稜砸击石核与砸击石核有相同点,由于都是无控制的(或连续的)砸击石核,因而有时石核可能被砸的相当薄,偶尔会产生比同类的石片薄。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锐稜砸击石核多扁平,由于砸击时力偏向一侧,石片多沿一侧剥离,石片疤常在石核的一个面上,因砾石下端圆而厚,不易受反作用力的破损,所以石核下端有破损痕迹者很少;砸击石核常是平砸,着力点集中,造成多方向剥片,其下端也因凹凸不平,易受反作用力而破损,下端常有剥片的痕迹,形成了常见的枣核形石核。

2. 锤击石核 共 26 件,有单台面、多台面石核。单台面的都是自然台面,打击点集中,台面角平均在 85.4°,放射线清楚,半锥体阴痕小而浅。多台面的有二至三个方向打片的,平均台面角在 83.7°。

(二) 石片 共 317 件。锐稜砸击石片有 246 件,长大于宽和宽大于长的相差不多,但大小很不一致,最长者 107 毫米,最短者 21 毫米。石片都比较薄,最厚者 23 毫米,最薄者 4 毫米,平均值见表 1。这类石片的破裂面比较平坦,打击点只见于破裂面者占 61%,呈月牙形凹迹,顶端的两面能见到砸击痕迹的占 27%,余下是两端有砸痕的;除极少数石片可见到微凸的半锥体外,大多数见不到半锥体,有弧形者仅 20 件,都在长大于宽的石片上,放射线清楚,尾端多平直而锐,但有 11 件石片,尾端有向背面翻卷的现象(图版 I, 1、2)。本类石片占 78%,其他的锤击石片占 20.4%,砸击石片和碰砧石片占 1.6%。

(三) 石锤和石砧 共 116 件,它们都是打击石片和修理石器的工具。主要有锐稜砸击石锤(图 2),其次是锤击石锤,砸击石锤(图 3)和砸击石砧(图 4),当中的砸击石砧有 15 件,均为扁平砾石,在砾石面中部有盆形坑疤,周边浅,盆底深,坑内岩面呈现粗糙。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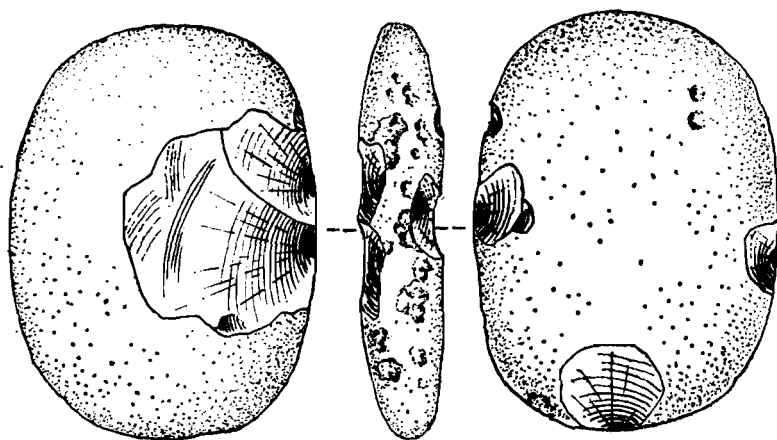


图 2 锐稜砸击石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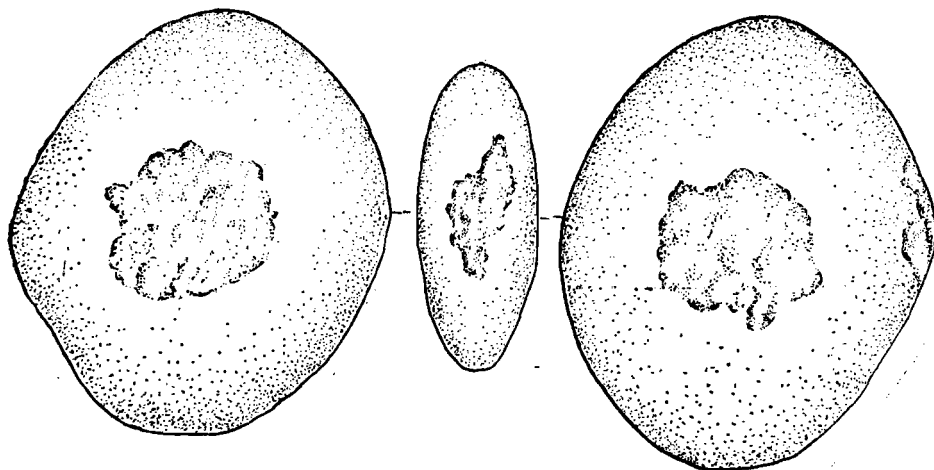


图 3 砸击石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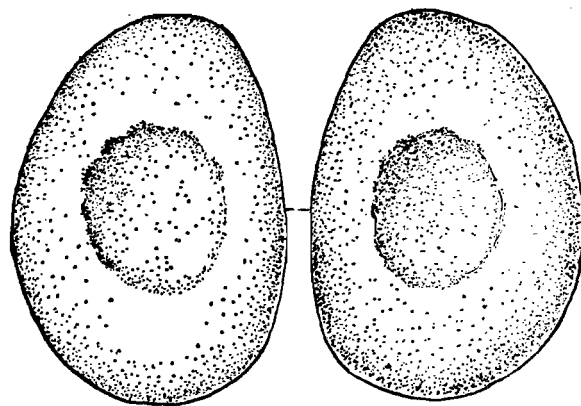


图 4 石砧

表 2 石器详细分类、毛坯、加工的方式

种类	类型 数量	刮 削 器							尖		
		单直刃	单凸刃	单凹刃	两刃	复刃	盘状	端刃	磷形	I 型	II 型
砾 石			2				2	6			
石 核		3	8		3	1	7	3			4
锤 击 石 片		3	6	1	1	1		1			1
锐棱砸击石片		42	119	16	40	14	42	14	10	14	16
向破裂面加工		41	130	12	38	9	47	17	9	14	20
向背面加工		6	4	4	1	1	1	6			
交互打击					1		1				
错向加工											
复向加工		1	1	1	4	6	2	1			1
砸击修理									1		
长 度		70.9	73.4	77.7	66.4	74.9	72.6	68.3	70.4	79.5	69.1
宽 度		49.0	47.4	50.2	52.1	58.4	54.4	49.3	55.8	63.8	41.5
厚 度		15.1	15.5	18.3	14.7	16.8	16.5	15.8	17.1	15.5	19.1
角 度 [△]		60.8	63.1	61.1	62.0	67.7	64.5	62.6	70.3	57.4	45.5
分 类 小 计		48	135	17	44	16	51	24	10	14	21

△ 角度包括刃角和尖刃角。

面有坑疤的 12 件,其中有 10 件的两面坑疤几乎是对称的。坑疤的深度由 1—6 毫米,多数是 2—3 毫米。很显然,这类砸击石砧与北京猿人遗址里的同类标本的坑疤形态是不一样的,后者形态没有那样规整,坑疤深浅也没有那样规则。

(四) 打击砾石 计 66 件,分向一端打击和向两端打击的,前者先将砾石打断,再在折断面上打击,夹角常在 90° 左右,后者是先截断砾石的两端,再在两端截断面上打击,通常是两端打击方向相反。它们都具有石核、石锤、砍砸器、刮削器之间的性质,较为特殊,对其真正用途目前尚难以确定,在邻省洞穴中常有发现,不应被忽视,故作一独立类型。

(五) 石器 共 493 件,分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雕刻器。砍砸器是砾石和石核作成,其余类型的石器主要是用石片制作的,并且大多数是用锐棱砸击石片作的,约占 80%。分类、使用的详细情况、加工石器的方式方法、各类石器的测量平均数值参阅表 2。

1. 刮削器是石器的主要类型,共有 345 件,可分 8 型,其中数量最多,修理最好的是单凸刃刮削器,成为这一文化有代表性的工具之一。

(1) 单直刃刮削器 48 件,是用长石片作成,最长达 98 毫米,最短为 59 毫米。第二步加工是把石片的一侧长边修理成刃,刃口平直者略少于斜刃,修理痕迹只见于器身的近缘。大多数向破裂面加工,向背面加工和复向加工的很少。修理工作细致,小石片疤浅平,刃口锐利,刃角平均为 60.8° (图版 I, 3)。

方法及其各项测量表(单位: 毫米)

状 器					砍 砸 器				雕刻器	总 计
III 型	IV 型	V 型	VI 型	VII 型	单边刃	两刃	尖刃	盘状		
					10	2		9		31
1	2	1	2		7	1	4	7		54
1		1								16
25	12	10	16	1					1	392
25	21	12	18	1	7	2		6		420
					1	1				25
	2				1		1	1		7
								3		3
2					8		2	5	1	35
							1	1		3
63.7	81.8	79.6	66.7	79.0	73.6	61.7	88.7	69.2	69	
48.3	38.4	51.6	38.5	32.0	91.3	78.7	85.7	76.0	30	
14.4	16.9	16.0	13.5	10.0	34.4	29.7	31.0	29.4	11	
53.7	46.0	47.7	48.9	60	79.0	76.5	75.5	82.5		
27	14	12	18	1	17	3	4	16	1	493

(2) 单凸刃刮削器 135 件,系用薄长锐稜砸击石片作成,形状多样,长短相差大,最长者 104 毫米,最短者 50 毫米,但以秀长形的是多数。大部分器物将其一侧长边修理成比较均匀的弧形刃口,还有修理一侧之大部,生成不对称的凸刃,将两个短边加以修理,使其相连,形成了有折角的凸刃、另外有一类扇形凸刃刮削器(图版 I, 4),修理十分精致,先将毛坯加工成扇形,然后把宽边加以修理,形制类似莫斯特刮削器,刃口上的小石片疤细而浅平,呈阶梯状,很象是用指垫法修理出来的。本类石器修理工作相当细致,以向破裂面加工为主,但也有复向和向背面加工的,制成的凸刃锐利匀称,平均刃角为 63.1° 度,多数标本小石片疤只见于其近缘,但也有石片疤较粗的少数标本,刃角也稍钝,刃角钝与锐和毛坯的厚薄有关,是石核作的刃角为 80° 左右(图版 I, 5),但这类单凸刃刮削器最锐的刃角只有 37° ,还不到它的一半。它的另一特点是刃的顶端是自然薄锐的边或加以琢磨,这样有利于割切东西,多数标本的刃口上可见使用痕迹,甚至与其相对边(未加修理)也往往见到清楚的使用痕迹。参见(图版 I, 5、6 和图版 II, 1)。

(3) 单凹刃刮削器 17 件,修理工作相当粗糙,刃缘多呈波纹,刃口也不很规整,分缓凹刃和突凹刃两型。前者刃缘先稍有规则地向内凹,至中部才徐徐向外展,有似新月形刃口;后者在波纹形刃口的一部位重击了一下,生成一大的缺口,使刃缘突然内凹。这类石器以向破裂面加工为主,刃口虽不甚规整,但还是比较薄锐的,平均刃角为 61.1° 度。

(4) 两刃刮削器 45 件,比较短宽,最长为 93 毫米,最短为 41 毫米,每件都是两个刃口,有三分之二的是两长边修理成刃,其余是在一长边加工和一端加工修成刃的,但能看出端刃不是主刃。这类石器修理加工较细致,小石片疤浅平,刃口锐利,平均刃角为 62° 。修理方式基本上向破裂面加工,但亦有交互打击和复向加工的。这类石器上的使用痕迹多比较清楚。

(5) 复刃刮削器 18 件,短宽石片作成,呈多边形,常常在多边上见到修理痕迹,形成复刃刮削器。形制不规整,是因石片而异。有 9 件向破裂面加工,余皆复向加工,它不是同一刃口上采用复向加工,而是一个边和另一边打击方向是不同的,以破裂面打击为基础,另有两侧长边采取错向加工,或是一侧长边和一端边错向加工而成的,由此而构成复向加工。不管石片有几个边,在加工其他边时,总要留一边不作修理,这可能是便于手握使用而保留下来的,如图版 II, 3 是向破裂面加工,三刃相连,比较平直,左侧为两斜刃,上边为波纹形刃口,刃角分别为 57° 、 67° 、 73° 。

(6) 盘状刮削器 51 件,分圆盘状和椭圆盘状,前者长宽相仿,后者比较长。修理都很粗糙,周边成多棱角状,大部分有修理痕迹,有少数留有部分边缘未加修理,有的是石片和石核的折断面。修理方式以向破裂面为主,少数有向背面、交互打击和复向加工的。有相当数量的修理面大,其一面的大部分遗有石片疤,刃口各边钝锐不一,往往形成一部分薄锐,另外有的钝厚。锐者达 49° ,钝者为 84° 。这类器物多不周正,但仍有少量加工较为细致的,如图版 I, 7 是部分边缘没有加工,周边刃角大体相仿 (51° — 55°); 如图版 II, 4 都是圆盘的,左前刃锐,右后刃钝,锐者刃角为 51° 、 58° ,钝者 81° 、 84° ,钝边部位也可能为便于手握而将它打钝的。

(7) 端刃刮削器 24 件,短宽,在刮削器中它的体积是比较小的,与两刃刮削器相仿,平均长为 68.3 毫米。端刃修理较为细致,刃缘呈匀称的缓弧形。这类石器较薄而宽,制成宽端刃和刃口锐者多,平均刃角为 62.6 度,与常见的端刃刮削器刃钝(刃角多在 80° 以上)则迥然不同。但也有 3 件刃口在 80° 以上的。本类向背面加工的比例不少,但向破裂面加工的仍占相当多(图版 I, 8 和图版 II, 2)。

(8) 磷形器 10 件,用较厚石片做成,先修理成磷形,在两侧遗有较粗的石片疤,有 3 件是端侧错向加工,一件侧边是砸击的。由加工粗糙的来看,侧刃多不平整,刃角较陡,小石片疤重叠。由加工细致的看来,刃角稍斜,小石片疤短宽浅平。磷形器刃的修理工作比较细致,刃缘匀称,刃口较锐利,最小刃角 61° ,最大刃角为 82° 。刃口形态呈缓弧形较多,也有平直的。但在两侧角处,稍加修理,呈磨角状磷形刃,其修理工作除 1 件是砸击者外,都是向破裂面加工的,如(图版 II, 6)是加工较好的,它的两侧边刃是向破裂面加工成的,刃比较钝厚,刃角分别为 70° 和 75° ,磷刃宽,两面有石片疤,背面者宽而浅平,破裂面者细而短宽,与使用痕迹较难区分,由此说明这件磷刃主要是向背面加工,它的尾端也作了细致的修理,小石片疤细而层叠,刃缘呈缓弧形,刃角为 77° ,是典型的圆端刮器的刃口。

2. 尖状器 共 107 件,10 件是用片状石核做成,其余是用薄长石片做的,除 5 件外,都是向破裂面加工而成的,修理精工,类型稳定,是这个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最能说明当时人制作石器技术水平的类型,也是这一特殊文化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器物。可分为以

下七型。

I 型 心形尖状器 14 件,石片作成,修理方式一致,向破裂面加工,将两侧长边加以修理,于前端中部相交使成尖刃,相交的尖刃角较大,一般在 65° — 70° 之间(图版 II, 5)。亦有少数尖刃呈宝剑头型,折角大,超过 80° 。还有的两侧刃修理的比较直,至前端略带弧度相交而成尖刃。本类尖状器两侧刃钝锐常常是不对称的,一边刃钝,一边刃锐,刃角相差 10° 左右,修理情况相当复杂,有些周边都作了修理,尾端也被加工成凸刃,刃口锐利,刃角 52° ,适于割切(图版 III, 1);但多数只加工两侧长边,并使相交成尖刃;有个别的只修理毛坯两侧的中上部;另外的有一侧长边加以修理,另一侧加工痕迹只见于尖刃近处的。

II 型 锐尖尖状器 21 件,以石片做的为主,比 I 型稍长而窄,都是向破裂面加工的。这型石器两侧长边有修理痕迹,侧边刃都较直,在中轴附近的一端相交而成较粗壮的尖刃,尖刃角比前一类尖锐,一般在 35° — 50° ,但底边都无加工痕迹。本类的修理工作较细致,不少把破裂面大部修理掉,有的修理痕迹只见于两侧近缘,修理方式向破裂面加工,修理成两侧锐利的不对称刃,绝大部分刃角在 70° 以上,如(图版 III, 2)左侧刃 71° ,右侧刃 83° ,于前端相交成锐尖,尖刃断面呈三角形,尖刃角 46° ,尖刃右侧有变钝现象,应属使用的结果。如图版 IV, 6 是薄石片做成,两侧刃锐,分别为 44° 和 46° ,与前端中部相交成尖刃,尖刃角 48° 。

III 型 钝尖尖状器 27 件,均用短宽的石片做成。若是较厚的石片,修理面较宽,只在石器中部尚存原石片的破裂面。如是薄石片则修理痕迹只见于石片近缘,小石片疤细而呈阶梯状,两侧刃角大体对称。如图版 III, 4、6,两侧被修理成徐徐斜向中轴一端,最后成弧形相交成钝刃,尖刃角 47° ,但尖端处折角则达 81° 。这一类的如前端尖刃呈小圆头形,有的尖刃还有纵向琢薄痕迹和两侧刃不对称现象,侧刃角为 65° 和 74° ,其尾端断残(图版 III, 3、7 和图版 IV, 2)。

IV 型 秀尖尖状器 14 件,重要特点是器身秀长,修理细致;形制规整,呈小矛头形,尖刃锐利,周边有修理痕迹者和两侧长边均作修理者各有 5 件,另外是底边无修理痕迹,两侧修理不对称,其一侧修理较细致,另侧加工粗糙。有代表性的是周边都有修理痕迹,小石片疤细而浅平,呈阶梯状,器身中部向上两侧微斜向中轴,近尖端呈等腰三角形相交而成尖刃,夹角 78° ,成精致的小矛头状(图版 III, 5、8 和图版 IV, 5)

V 型 侧尖尖状器 12 件,形态特征是尖刃不在中轴线的一端,而偏向一侧。制作方式比较一致,都是向破裂面加工,一般来说,侧刃比较陡,但也有例外现象。它的侧刃都是凸刃型的,但两侧弧度是不对称的,有些还与尖端相连,呈半圆形。两侧相交而成的尖刃比较短而钝,比 III 型还要钝一些,尖刃前部的夹角接近或超过直角。有 4 件两侧长边都有修理痕迹,是不多见的宽大于长的锐稜砸击石片,底边也曾作过修理(图版 IV, 3)。

VI 型 双尖尖状器 18 件,石片作成,分双锐尖型,锐钝尖型和双钝尖型,它们中一周边都有修理痕迹,双尖型的加工稍差,刃缘曲折,呈波纹状,其一呈梭形,另一为右侧刃陡而直,左侧被加工成近半圆形,使两锐尖刃靠右侧。多数呈梭形,修理细致,刃缘匀称,中部凸出,有规律向两端收缩,并在两端相交,生成两个钝尖刃(图版 IV, 1、4)。

VII 型 喙状尖状器 1 件,系用薄石片制成,左侧在尖端重击了一下,使刃缘微向内

凹,凹口以下复外展,近底边处再内斜,使底边呈小圆形的刃口,右侧系用陡向加工,小石片疤陡而宽,前端尖刃稍钝而象鸟喙状。

3. 砍砸器 共 40 件,都是砾石和石核做的,器体比较粗大,最长达 110 毫米,最短 52 毫米,形态上缺乏相对一致性,分以下各类。

(1) 单刃砍砸器 17 件,是单边直刃的,将其一边修理成平直的刃口。有的刃口薄锐,另一甚钝。在其上还遗有浅而散漫的坑疤,表明曾兼作砸击石锤使用过;另一类是单凸刃砍砸器,是将砾石或石核的一侧边修理成弧形的刃口,或由两短斜刃相连形成有折角的凸刃。其修理方式主要是向破裂面和复向加工,还有少数是交互打击和向背加工的。这类石器的刃口较钝,刃角均在 70° 以上,使用痕迹多清楚(图版 IV, 7)。

(2) 两刃砍砸器 3 件,呈长方形,器身均有浅平的石片疤,右侧修理细致,小石片疤细碎层叠,左侧加工粗糙,仅见几块浅平的石片疤。

(3) 尖刃砍砸器 4 件,石核做的,其下端或残或保留原砾石面,将两侧长边加以修理,使成粗糙的侧刃,两刃在中轴一端相交,使成尖刃,尖刃有钝有锐,几乎相当。

(4) 盘状砍砸器 16 件,分三种情况。其一是呈盘状形或多边形,周边大部分被修理成直刃或凸刃,它们总保留一部分边缘未作加工的。从各边修理情况来看,刃口似有主次之分,一侧长边常常修理细致,刃口较锐,应是主刃,称之为准盘状砍砸器;椭圆盘状砍砸器较长,周边都有修理痕迹,是单向修理成的,两侧比较平直,但四角都是钝角形的,将四边联成一体,在形态上有点象石斧的雏型。它的发现或许会对磨光石斧的起源问题的探讨提供一点有意义的资料;圆盘状砍砸器,都是多面体石核做成的,周边都有打击痕迹,加工较为粗糙,刃缘凹凸不平,呈多角形,多用复向加工,也用单向和错向加工,制成勉强可用于砍砸的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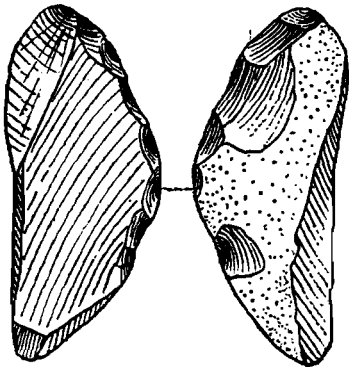


图 5 雕刻器

4. 雕刻器 1 件,用锐稜砸击石片做成的,其右侧边缘有加工的痕迹,小石片疤两面均有,宽而呈阶梯状。在顶端,由右上向左下打了一下,遗一个长三角形的石叶疤,在顶端左角上生成一个凿子形的刃口,做成了唯一的角雕刻器(图 5)。

二、结 论

1. 猫猫洞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年代问题

在猫猫洞旧石器遗址的文化层里未发现新石器时代任何遗物,仅在山脚下含文化遗物的粘土层之表面,零星地检拾三件磨光石器,因之,从地层上看,猫猫洞文化层要早于新石器时代,应属旧石器时代。

尽管在文化层发现的动物化石不多,但其中有中国犀、窄齿熊的化石存在,这无疑是获得了地层上的证据。从以往华南洞穴中的发现来看,前者曾在华南一些更新世中、晚期地层中发现过,如云南富民和尚洞、湖北长阳下钟家湾村和四川汉源富林镇旧石器遗址

等；后者则是华南中、晚更新世常见的哺乳动物之一。这两种动物化石至今未见于全新世地层中，由此看来，猫猫洞文化层的年代上限不会越出晚更新世。

从猫猫洞出土的旧石器来看，它的加工技术相当进步，已形成相当固定的加工方式，石器类型稳定，造型精美，更兼有精致的磨制骨、角器出土，其文化上的进步性是十分清楚的，既非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能与其相比，即使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遗物也逊其一筹，从而表明，它的时代要晚于旧石器时代的早一阶段。综合现有的各方面资料，初步认为猫猫洞旧石器文化的时代应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其地质时代是临近更新世的结束时期。

2. 猫猫洞石制品的性质及其命名

猫猫洞石制品包含我国旧石器的共性，也反映出与我国旧石器文化时间和空间上的某些联系，在猫猫洞石器中，石片石器占 82.7%，表明其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旧石器工业。在其工具组合中，以刮削器为主体，尖状器是其重要成员，兼有砍砸器和雕刻器以及主要用锤击法修理石器等，都是我国、乃至东南亚多数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共性。但更突出地显示了它独具一格的特性。

它的打片方法以锐稜砸击法为主，锤击法为辅，这与水城硝灰洞远古居民所用的打片方法的主次是一致的，从而表明两者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存在一定数量(占 7.1%)的复向加工的石器，而用这种方式修理石器，在华南旧石器中曾屡有所见。特别是在本省黔西观音洞早期旧石器和四川铜梁晚期旧石器中屡见不鲜，或者是其时间、空间上关系的反映。相当数量的打击砾石的发现，与黔、桂洞穴中的打击石器，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在黔桂一些山洞中常常发现类似的标本。尖状器中的 I、III、IV 型在形态上与内蒙清水河等地和河北阳原虎头梁的尖状器也比较相象，但加工方式各不相同。钝尖尖状器首先发现于北京猿人遗址中，在我国各时期的重要旧石器遗址里均有发现。

猫猫洞石制品尽管与国内旧石器有某些联系，但其自身的特点是十分鲜明的，如：制造石器的毛坯虽具有多样性，但主要是用锐稜砸击石片，占 79.5%，这一特点即使在水城硝灰洞石器中也是没有的；

修理石器主要方式是向破裂面加工，占 85.2% 是迄今为止在我国旧石器文化中独一无二的；

若与同时代石器相比，猫猫洞的刮削器和尖状器较大，未发现长 30 毫米以下的石器，长 50 毫米以下的石器只有 8 件，占 1.6%，这与此一时期出现大量的长 50 毫米以下的小石器形成鲜明的对照；

端刃刮削器多是锐刃，平均刃角为 62.6 度，也是国内旧石器所罕见的；

在猫猫洞石制品中盆形坑疤砾石，特别是其中有两面坑疤的对称标本，至今未见记述过；

在单直刃刮削器中斜刃多于直刃，也是至今少见的；

大量存在类型稳定、制作精美的尖状器和单凸刃刮削器，是已知的华南旧石器文化所没有的。基于上述特点，我们认为，猫猫洞石制品反映出崭新的文化面貌，故命名为猫猫洞文化。

从已有的国内旧石器资料看来,这种文化不具有时空上普遍的意义,而是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区域性文化。

3. 遗址性质

猫猫洞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初级产品(包括各类石核、石片、打击砾石)共 512 件,占 45.6%;第二类是制造石器工具(包括各石锤和石砧)共 116 件,占 10.5%;第三类是石器共 493 件,占 43.9%。还有大量石料、碎片,即数以千计的次品,以及其他文化遗物、用火遗迹的发现,清楚地反映出猫猫洞旧石器遗址既是居住遗址,也是制造石器的场所。

猫猫洞旧石器的研究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同志作了很多工作、王哲夫同志拍摄照片,本馆吴守恩同志绘制插图,笔者向他们致谢。

参 考 文 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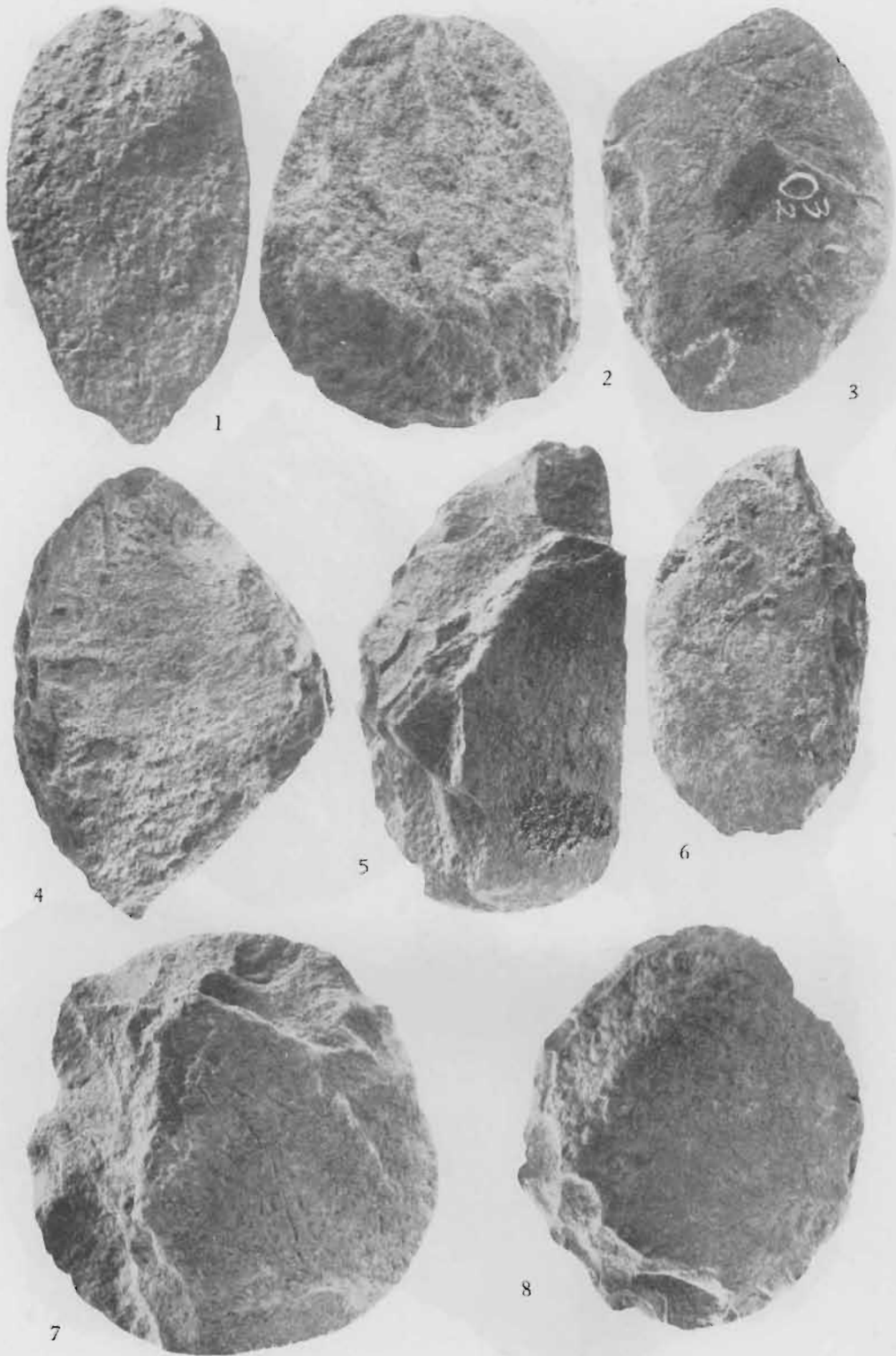
- 裴文中等,1965: 贵州黔西观音洞试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9(3),270—299。
 吴茂霖等,1975: 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3(1),14—23。
 李炎贤,1978: 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古人类论文集,77—90。
 曹泽田,1978: 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1)67—72。
 张森水、曹泽田,1980: 贵州旧石器文化概论。贵阳师院学报,(2)1—11。
 裴文中等,1961: 云南宜良发现之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2)139—142。
 李炎贤等,1962: 云南宜良旧石器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6(2),182—192。
 张森水,1977: 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1),14—27。
 李宣民、张森水,1981: 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4),359—371。
 张森水,1959: 内蒙中南部和山西西北部新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1)31—40。
 贾兰坡等,1960: 广西山洞中打击石器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2(1)64—68。
 李炎贤等,1975: 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3(4)225—228。
 邱中郎等,1973: 周口店新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1(2)109—124。
 邱中郎等,1978: 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43—66。
 盖培等,1977: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4)287—330。

ON THE PALAEOLITHIC ARTEFACTS FROM MAO-MAO-DONG (THE ROCK SHELTER SITE),GUIZHOU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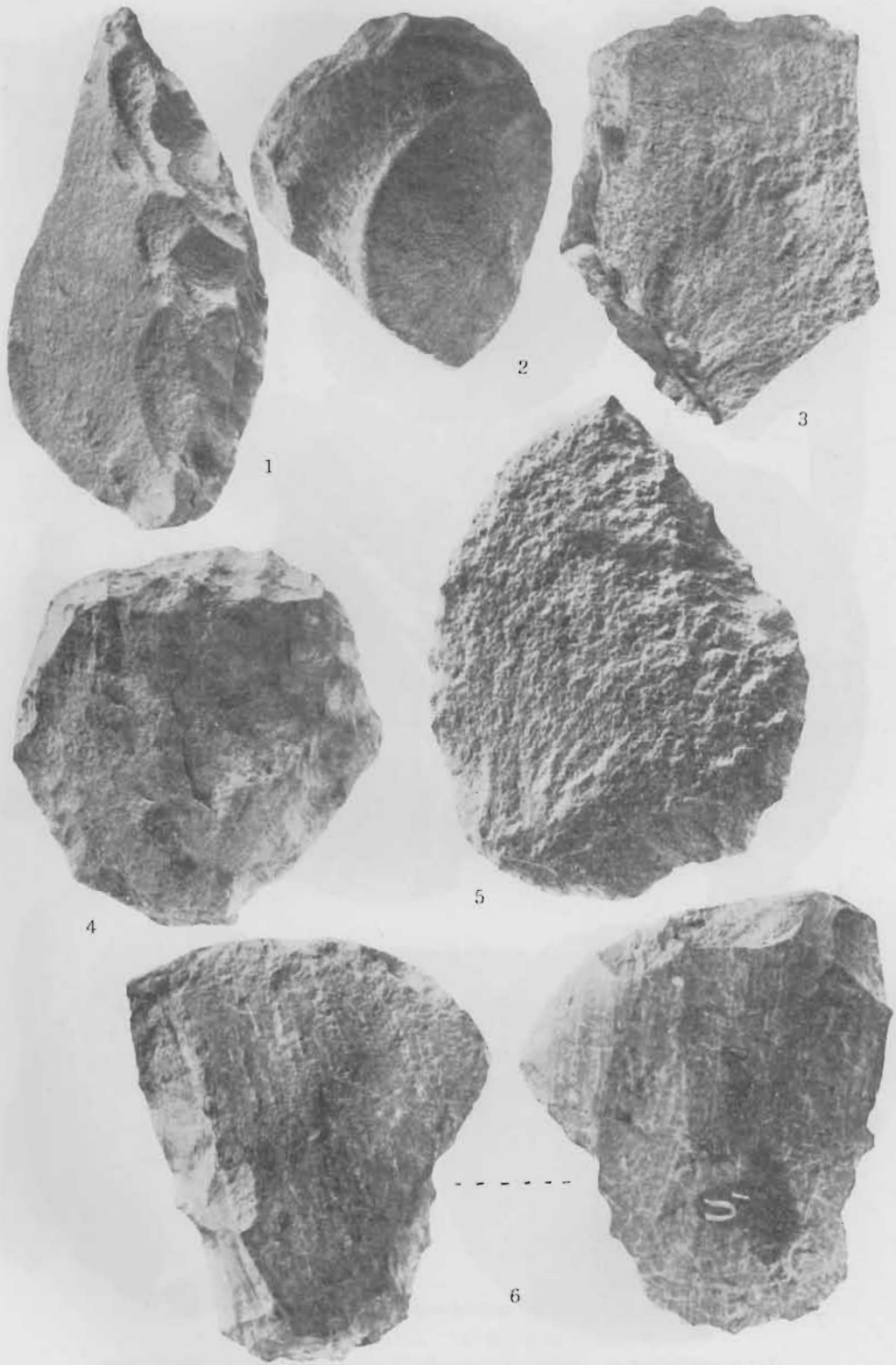
Chao Zhetian

(Guizhou Provincial Museum)

作者补充: 文中图版及插图的比例均为原大的 2/3。



1,2, 锐稜砸击石片(1. 破裂面平直而锐; 2. 尾端向背面翻卷); 3, 单直刃刮削器;
4-6, 单凸刃刮削器; 7, 盘状器; 8, 端刃刮削器。



1, 单凸刃刮削器; 2, 端刃刮削器; 3, 复刃刮削器; 4, 盘状器; 5, 心形尖状器; 6, 砧形器。



1, 心形尖状器； 2, 锐尖尖状器； 3, 4, 6, 7, 钝尖尖状器； 5, 8, 秀尖尖状器。



1、4, 双尖尖状器； 2, 钝尖尖状器； 3, 侧尖尖状器； 5, 秀尖尖状器； 6, 锐尖尖状器； 7, 单刃砍砸器。